

目录

卷第二百六	2
卷第二百七	5
卷第二百八	9
卷第二百九	12

卷第二百六

书一

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隶书章草行书飞白

草书汲冢书李斯萧何蔡邕崔瑗张芝张昶

刘德升师宜官梁鹄左伯胡昭钟繇钟会韦诞

古文

按古文者，黄帝史苍颉所造也。颉首有四目，通于神明。仰观奎星圆曲之势，俯察龟文鸟迹之象，博采众美，合而为字，是曰古文。《孝经》援《神契》云：“奎主文章，苍颉仿象是也。”（出《书断》）

大篆

按大篆者，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。或云，柱下史始变古文，或同或异，谓之篆。篆者传也，传其物理，施之无穷。甄酆定六书，三曰篆书。八体书法，一曰大篆。又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、《史籀》十五篇，并此也。以此官制之，用以教授，谓之史书，凡九千字。（出《书断》）

籀文

周太史史籀所作也，与古文大篆小异，后人以名称书，谓之籀文。《七略》曰：“《史籀》者，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，与孔氏壁中古文体异。”甄酆定六书，二曰奇字是也。（出《书断》）

小篆

小篆者，秦丞相李斯所作也。增损大篆，异同籀文，谓之小篆。亦曰秦篆。（出《书断》）

八分

按八分者，秦时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。王愷云：“王次仲始以古书方广，少波势。”建初中，以隶草作楷法，字方八分，言有模楷。始皇得次仲文，简略，赴急疾之用。甚喜。遣使召之，三征不至。始皇大怒，制槛车送之，於道化为大鸟飞去。（出《书断》）

隶书

按隶书者，秦下邳人程邈所作也。邈字元岑，始为县吏，得罪，始皇幽系云阳狱中。覃思十年，益小篆方圆，而为隶书三千字，奏之。始皇善之，用为御史。以奏事烦多，篆字难成，乃用隶字。以为隶人佐书，故曰隶书。（出《书断》）

章草

按章草，汉黄门令史史游所作也。卫恒、李诞并云：“汉初而有草法，不知其谁。”萧子良云：“章草者，汉齐相杜操，始变藁法。”非也，王愷云：“元帝时，史游作急就章。解散隶体，粗书之。汉俗简惰，渐以行之是也。”（出《书断》）

行书

按行书者，后汉隶川刘德升所造也。行书即正书之小变，务从简易，相闻流行，故谓之行书。王愷云：“晋世以来，工书者多以行书著名。钟元常善行书是也。尔后王羲之、王献之，并造其极焉。”（出《书断》）

飞白

按飞白者，后汉左中郎蔡邕所作也。王隐、王愷并云：“飞白变楷制也。本是宫殿题署，势既劲，文字宜轻微不满，名为飞白。”王僧虔云：“飞白、八分之轻者。邕在鸿都门，见匠人施垩帚，遂创意焉。”（出《书断》）

草书

按草书者,后汉征士张伯英所造也。梁武帝《草书状》曰:“蔡邕云,昔秦之时,诸侯争长。羽檄相传,望烽走驿,以篆隶难,不能救急,遂作赴急之书,盖今之草书是也。”(出《书断》)

汲冢书

汲冢书,盖魏安厘王时,卫郡汲县耕人,于古冢中得之。竹简漆书科斗文字,杂写经史,与今本校验,多有异同。耕人姓不。(不字呼作彪,其名曰淮,出《春秋后序》《文选》中注。)(出《尚书故实》)

李斯

秦丞相李斯曰:“上古作大篆,颇行于世,但为古远,人多不能译。今删略繁者,取其合体,参为小篆。”斯善书,自赵高以下,咸见伏焉。刻诸名山,碑玺铜人,并斯之笔。书秦望纪功石,乃曰:“吾死后五百三十年,当有一人,替吾迹焉。”(出蒙恬《笔经》)斯妙篆,始省改之为小篆,著《苍颉篇》七章。虽帝王质文,世有损益,终以文代质,渐就浇漓。则三皇结绳,五帝画象,三王肉刑,斯可况也。古文可为上古,大篆为中古,小篆为下古。三古为实,草隶为华。妙极于华者羲、献,精穷其实者籀、斯。始皇以和氏之璧,琢而为玺,令斯书其文。今泰山峯山及秦望等碑,并其遗迹。亦谓传国之伟宝,百世之法式。斯小篆入神,大篆入妙。李斯书,知为冠盖,不易施乎。(出《书评》并出《书断》)

萧何

前汉萧何善篆籀。为前殿成,覃思三月,以题其额。观者如流,何使秃笔书。(出羊欣《笔阵图》)

蔡邕

后汉蔡邕字伯喈。陈留人。仪容奇伟,笃孝博学,能画善音,明天文术数。工书,篆隶绝世。尤得八分之精微,体法百变,穷灵尽妙,独步今古。又翔造飞白,妙有绝伦。伯喈八分飞白入神,大篆小篆隶书入妙。女琰甚贤,亦工书。伯喈入嵩山学书,于石室内得一素书,八角垂芒,篆写李斯并史籀用笔势。伯喈得之,不食三时,乃大叫喜欢,若对数十人。伯喈因读诵三年,便妙达其旨。伯喈自书五经于太学,观者如市。(出羊欣《笔法》)蔡邕书,骨气风透,精爽入神。(出袁昂《书评》并出《书断》)

崔瑗

崔瑗字子玉,安平人。曾祖蒙,父骠。子玉官至济北相,文章盖世,善章草书。师于杜度,媚趣过之,点画精微,神变无碍,利金百练,美玉天姿,可谓冰寒于水也。袁昂云:“如危峰阻日,孤松一枝。”王隐谓之“草贤”,章草入神,小篆入妙。(出《书断》)

张芝

张芝字伯英,性好书。凡家之衣帛,皆书而后练。尤善章草,又善隶书。韦仲将谓之《草圣》。又云,“崔氏之肉。张氏之骨。”其章草急就章字,皆一笔而成。伯英章草行入神,隶书入妙。(出《书断》)伯英书,如汉武爱道,凭虚欲仙。(出袁昂《书评》)

张昶

张昶字文舒,伯英季弟。为黄门侍郎,尤善章草。书类伯英,时人谓之“亚圣”。文舒章草入神,八分入妙,隶入能。(出《书断》)

刘德升

刘德升字君嗣,颖川人。桓、灵世以造行书擅名。即以草翔,亦甚妍美。风流婉约,独步当时。胡昭、钟繇,并师其法。世谓钟繇善行狎书是也。而胡书体肥,钟书体瘦,亦各有君嗣之美也。(出《书断》)

师宜官

师宜官,南阳人。灵帝好书,征天下工书于鸿都门者数百人。八分称宜官为最,大则一

字径丈，小则方寸千言。甚矜能而性嗜酒，或时空至酒家，因书其壁以售之，观者云集。酤酒多售，则铲灭之。后为袁术将钜鹿耿球碑。术所立，宜官书也。（出《书断》）

宜官书，如鸚鵡未息，翩翩自逝。（出袁昂《书评》）

梁鹄

梁鹄字孟皇，安定乌氏人。少好书，受法于师宜官。以善八分书知名，举孝廉为郎，亦在鸿都门下，迁选部郎。灵帝重之。魏武甚爱其书，常悬帐中，又以钉壁，以为胜宜官也。于时邯鄲淳亦得次仲法，淳宜为小字，鹄宜为大字，不如鹄之用笔尽势也。（出《书断》）

左伯

左伯字子邑，东莱人，特工八分，名与毛弘等列，小异于邯鄲淳。已擅名汉末，又甚能造纸。汉兴，有纸代简。至和帝时，蔡伦工为之，而子邑尤得其妙。故萧子良答王僧虔书云：子邑之纸，妍妙辉光；仲将之墨，一点如漆；伯英之笔，穷声尽思。”妙物远矣，邈不可追。

（出《书断》）

胡昭

胡昭字孔明，颍川人。少而博学，不慕荣利。有夷、皓之节，甚能籀书，真行又妙。卫恒云：“胡昭与钟繇，并师于刘德升，俱善草行。而胡肥钟瘦，尺牍之迹，动见模楷。”羊欣云：“胡昭得张芝骨，索靖得其肉，韦诞得其筋。”张华云：“胡昭善隶书，茂先与荀勖共整理记籍。又立书博士，置弟子教习，以钟胡为法，可谓宿士矣。”（出《书断》）

钟繇

魏钟繇字元常。少随刘胜入抱犊山，学书三年。遂与魏太祖、邯鄲淳、韦诞等议用笔。繇乃问“蔡伯喈笔法”于韦诞，诞惜不与。乃自槌胸呕血，太祖以五灵丹救之得活。及诞死，繇令人盗掘其墓，遂得之，由是繇笔更妙。繇精思学书，卧画被穿过表，如厕终日忘归。每见万类，皆书象之。繇善三色书，最妙者八分。（出羊欣《笔阵图》）

繇尤善书於曹喜、蔡邕、刘德升。真书绝世，刚柔备焉。点画之间，多有异趣。可谓幽深无际，古雅有余。秦汉以来，一人而已。虽古之善政遗爱，结人于心，未足多也，尚德哉。若其行书，则羲之、献之之亚。草书则卫索之下。八分则有魏受禅碑，称此为最也。太和四年薨，迨八十矣。元常隶行入神，草八分入妙。（出《书断》）钟书有十二种，意外巧妙，实亦多奇。（出袁昂《书评》）

钟会

钟会字士季，元常子。善书，有父风。稍备筋骨，美兼行草，尤工隶书。遂逸致飘然，有凌云之志。亦所谓“剑则干将，镞则嫫母焉。”会尝诈为荀勖书，就勖母钟夫人取宝剑。兄弟以千万造宅，未移居。勖乃潜画元常形象，会兄弟入见，便大感恻。勖书亦会之类也，会隶行草章草并入妙。（出《书断》）

韦诞

魏韦诞字仲将，京兆人，太仆之子，官至侍中。伏膺于张伯英，兼邯鄲淳之法。诸书并善，题署尤精。明帝凌云台初成，令仲将题榜。高下异好，宜就点正之。因危惧，以戒子孙，无为大字楷法。袁昂云：“如龙拿虎据，剑拔弩张。”张茂先云：“京兆韦诞、诞子熊、颍川钟繇、繇子会，并善隶书。”初、青龙中，洛阳许邲三都，宫观始就。诏令仲将大为题署，以为永制。给御笔墨，皆不任用。因奏：“蔡邕自矜能书，兼斯、喜之法，非纨素不妄下笔。夫欲善其事，必利其器。若用张芝笔、左伯纸、及臣墨，兼此三者，又得臣手，然后可以逞径丈之势，方寸千言。然草迹之妙，亚乎索靖也。”嘉平五年卒，年七十五。仲将八分、隶书、章草、飞白入妙，小篆入能。兄康字元将。工书。子熊字少季亦善书。时人云，名父之子，克有二事。世所美焉。（出《书断》）

又云，魏明帝凌云台成，误先订榜，未题署。以笼成诞，辘轳长绳引上，使就榜题。去地二十五丈，诞危惧，诫子孙，绝此楷法。（出《书法录》）

卷第二百七

书二

王羲之王献之王修荀與谢安王慄戴安道康昕

韦昶萧思话王僧虔王融萧子云萧特僧智永

僧智果

王羲之

晋王羲之字逸少，旷子也。七岁善书。十二，见前代《笔说》于其父枕中，窃而读之。父曰：“尔何来窃吾所秘？”羲之笑而不答。母曰：“尔看用笔法。”父见其小，恐不能秘之，语羲之曰：“待尔成人，吾授也。”羲之拜请，今而用之，使待成人，恐蔽儿之幼令也。父喜，遂与之。不盈期月，书便大进。卫夫人见，语太常王策曰：“此儿必见用笔诀，近见其书，便有老成之智。”涕流曰：“此子必蔽吾名。”晋帝时，祭北郊文，更祝板，工人削之，笔入木三分。三十三书《兰亭序》，三十七书《黄庭经》。书讫，空中有语：“卿书感我，而况人乎，吾是天台文（说郭九二文作丈）人。”自言真胜钟繇。羲之书多不一体，（出羊欣《笔阵图》）逸少善草、隶、八分、飞白、章行，备精诸体，自成一家法。千变万化，得之神功。逸少隶、行、草、章、飞白五体俱入神，八分入妙。妻郗氏甚工书。有七子，献之最知名。玄之、凝之、徽之、操之并工草。（出《书断》）

又

羲之，书以章草答庾亮。示翼，翼见，乃叹伏。因与羲之书云：“吾昔有伯英章草八纸，过江颠沛，遂乃亡失。常叹妙迹永绝，忽见足下答兄书，焕若神明，顿还旧观。”羲之罢会稽，住蕺山下。旦见一老姥，把十许六角竹扇出市。王聊问：“比欲货耶，一枚几钱？”答云：“二十许。”右军取笔书扇，扇五字。姥大怅惋云：“老妇举家朝餐，俱仰于此，云何书坏。”王答曰：“无所损，但道是王右军书字，请一百。”既入市，人竞市之。后数日，复以数扇来诣，请更书，王笑而不答。又云，羲之曾自书表与穆帝，专精任意。帝乃令索纸色类，长短阔狭，与王表相似。使张翼写效，一毫不异，乃题后答之。羲之初不觉，后更相看，乃叹曰：“小人乱真乃尔。”羲之性好鹅，山阳县隰村有一道士养好者十余。王清旦乘小船，故往看之。意大愿乐，乃告求市易，道士不与。百方譬说，不能得之。道士言性好道，久欲写河上公老子，缣素早办，而无人能书。府君若能自书老子《道德》各两章，便合群以奉。羲之停半日，为写毕。笼鹅而归，大以为乐。又尝诣一门生家，设佳饌供给，意甚感之，欲以书相报。见有一新榅几，至滑净，王便书之，草正相半。门生送王归郡，比还家，其父已刮削都尽，儿还去看，惊懊累日。（出《图书会粹》）

又

晋穆帝永和九年，暮春三月三日尝游山阴。与太原孙统承、公孙绰兴、公（公字原缺，据法书要录补）广汉王彬之道生、陈郡谢安石、高平郗罢重熙、太原王（王字原缺，据法书要录补）蕴叔仁、释支遁道林、并逸少子凝、徽、操之等四十一人，修祓禊之礼。挥毫制序，兴乐而书。用蚕茧纸鼠须笔，遒媚劲健，绝代更无。凡二十八行，三百二十四字，字有重者皆别体，就中之字最多。（出《法书要录》）

又

晋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，王羲之曾去游赏阴山。同去的有太原孙统承，公孙绰兴，公广汉王彬之道生、陈郡谢安石、高平郗罢重熙，太原王蕴叔仁，释支遁道林，和王羲之的

儿之凝之、徽之、操之等四十一人。这次出游的目的之一是按民间风俗，举行祓禊的仪式，去掉不祥与疾患。王羲之当场挥毫制序，兴高彩烈地一挥而就。用的是蚕丝作的纸，鼠须制的笔。笔锋遒劲健美而又清俊媚逸，堪称绝代无双的佳作。这篇序文共二十八行，三百二十四字。字中有重复出现的，都一字一体。其中“之”字重现的次数最多。这篇序文就是名传古今的绝代墨宝《兰亭序》。

王献之

王献之字子敬，尤善草隶。幼学于父，习于张芝。尔后改变制度，别创其法。率尔师心，冥和天矩。初谢安请为长史。太元中，新起太极殿。安欲使子敬题榜，以为万代宝，而难言之。乃说韦仲将题灵云台之事。子敬知其旨，乃正色曰：“仲将魏之大臣，宁有此事。使其有此，知魏德之不长。”安遂不之逼。子敬年五六岁时学书，右军从后潜掣其笔，不脱。乃叹曰：“此儿当有大名，遂书《乐毅论》与之。学竟能极。小真书可谓穷微入圣，筋骨紧密，不减于父。如大则尤直而寡态，岂可同年。唯行草之间，逸气过也。及论诸体，多劣右军。总而言之，季孟差耳。子敬隶、行、草、章草、飞白五体，俱入神。八分入能。（出《书断》）

又

羲之为会稽，子敬出戏。见北馆新白土壁，白净可爱。子敬令取扫帚，沾泥汁中，以书壁。为方丈一字，吮暖斐亶，极有势好。日日观者成市。羲之后见，叹其美，问谁所作。答曰：“七郎。”羲之于是作书与所亲云：“子敬飞白大有，（按说郭九二有下多一进字）直是图于此壁。”子敬好书，触遇造玄。有一好事年少，故作精白纸械，着往诣子敬。便取械书之，草正诸体悉备，两袖及標略周，自叹北来之合。年少觉王左右有凌夺之色，如是掣械而走。左右果逐及于门外，斗争分裂，少年才得一袖而已。子敬为吴兴，羊欣父不疑为乌程令。欣时年十五六，书已有意。为子敬所知，往县。入欣斋，著新白绢裙昼眠。子敬乃书其裙幅及带，欣觉欢乐，遂宝之，后以上朝廷。（出《图书会粹》）

又

献之尝与简文帝书十许纸。最后题云：“下官此书甚合作，愿聊存之。”此书为桓玄所宝。玄爱重二王，不能释手。乃撰缣素及纸书正行之尤美者，合为一帙。尝置左右，及南奔，虽甚狼狈，犹以自随。将败，并没于江。（出《法书要录》）

王修

王修字敬仁，仲祖之子，官至著作郎。少有秀令之誉，年十六著《贤令论》。刘真长见之，嗟叹不已。善隶行书，尝就右军求书。乃写《东方朔画赞》与之。王僧虔云：“敬仁书殆穷其妙，王子敬每看，咄咄逼人。”升平元年卒，年二十四岁。始王导爱好钟氏书，丧乱狼狽，犹衣带中藏尚书宣示。过江后，以赐逸少。逸少乞敬仁。敬仁卒，其母见此书平生所好，以入棺。敬仁隶行入妙，殷仲堪书，亦敬仁之亚也。（出《书断》）

荀爽

荀爽能书，尝写狸骨方。右军临之，至今谓之《狸骨帖》。（出《尚书故实》）

谢安

谢安字安石，学正于右军。右军云：“卿是解书者，然知解书为难。”安石尤善行书，亦犹卫洗马，风流名士，海内所瞻。王僧虔云：“谢安入能书品录也。”安石隶行草并入妙。兄尚字仁祖、万石，并工书。（出《书断》）

王慄晋平南将军后侍中王慄，右军之叔父，工隶飞白，祖述张卫法。复索靖书七月二十六日一纸，每宝玩之。遭永嘉丧乱，乃四叠缀衣中以渡江。今蒲州桑泉令豆卢器得之，叠迹犹在。（出《图史异纂》）

戴安道康昕

晋戴安道隐居不仕。总角时，以鸡子汁溲白瓦屑作郑玄碑，自书刻之。文既奇丽，书亦绝妙。又有康昕，亦善草隶。王子敬尝题方山亭壁数行，昕密改之，子敬后过不疑。又为谢居

士题画像，以示子敬，嗟叹以为奇绝矣。昕字君明，外国人，官临沂令。（出《书断》）

韦昶

晋韦昶字文林，仲将兄康字元将，凉州刺史之玄孙。官至颍川太守散骑常侍。善古文大篆及草，状貌极古。亦犹人则抱素，木则封冰，奇而且劲。太元中，孝武帝改治宫室及庙诸门，并欲使王献之隶草书题榜，献之固辞。及使刘琨以八分书之，后又以文休以大篆改八分焉。或问王右军父子书名，以为云何。答曰：“二王自可谓能，未知是书也。”又妙作笔，王子敬得其笔。叹为绝世。义熙末卒，年七十。文体古文、大篆、草书并入妙。（出《书断》）

萧思话

宋萧思话，兰陵人。父源，冠军琅琊太守。思话官至征西将军左仆射。工书，学于羊欣，得具体法。虽无奇峰壁立之秀，连冈尽望，势不断绝，亦可谓有功矣。王僧虔云：“萧全法羊，风流媚好，殆欲不减，笔力恨弱。”袁昂云：“羊真孔草，萧行范篆，各一时之妙也。”（出《书断》）

王僧虔

琅琊王僧虔博通经史，兼善草隶。太祖谓虔曰：“我书何如卿。”曰：“臣正书第一，草书第三；陛下草书第二；正书第三。臣无第二，陛下无第一。”上大笑曰：“卿善为词也。然天下有道，丘不与易也。”虔历左仆射尚书令，谥简穆公。僧虔长子慈，年七岁，外祖江夏王刘义恭，迎之入中斋，施实宝物，恣其所取。慈唯取素琴一张孝子图而已。年十岁，共时辈蔡约入寺礼佛。正见沙门等忏悔，约戏之曰：“众僧今日何乾乾。”慈应声答曰：“卿如此不知礼，何以兴蔡氏之宗。”约，兴宗之子也。谢超宗见慈学书，谓之曰：“卿书何如虔公。”答云：“慈书与大人，如鸡之比凤。”超宗，凤之子。慈历侍中，赠太常卿。约历太子詹事。（出《谈薮》）

又

齐高帝尝与王僧虔赌书毕，帝曰：“谁为第一。”僧虔对曰：“臣书人臣中第一，陛下书中第一。”帝笑曰：“卿可谓善自谋矣。”（出《南史》）

王融

宋末，王融图古今杂体，有六十四书。少年仿效，家藏纸贵。而风鱼虫鸟，是七国时书。元长皆作隶字，故贻后来所诮。湘东王遣沮阳令韦仲定为九十一一种，次功曹谢善勋增其九法，合成百体。其中以八卦为书焉，一以太为两法，径丈一字，方寸千言。（出《法书要录》）

萧子云

梁萧子云字景乔。武帝谓曰：“蔡邕飞而不白，羲之白而不飞。飞白之间，在卿斟酌耳。”尝大书萧字，后人匣而宝之。传之张氏宾护，东部旧第有萧斋，前后序皆名公之词也。（出《尚书故实》）武帝造寺，令萧子云飞白大书萧字，至今萧字存焉。李约竭产，自江南买归东洛，建一小亭以玩，号曰“萧斋”。（出《国史补》）

萧特

海盐令兰陵萧特善草隶，高祖赏之曰：“子敬之书，不如逸少；萧特之迹，逐过其父。”（出《谈薮》）

僧智永

陈永欣寺僧智永，永师远祖逸少。历纪专精，摄斋升堂，员草唯命。智永草及草书入妙，行入能。兄智楷亦工书，丁覘亦善隶书。时人云：“丁真永草。”（出《书断》）

又

智永尝于楼上学书，业成方下。（出《国史纂异》）梁周兴嗣编次千字文，而有王右军者，人皆不晓。其始乃梁武教诸王书，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，榻一千字不重者，每字片纸，杂碎无序。武帝召兴嗣谓曰：“卿有才思，为我韵之。”兴嗣一夕编缀进上，鬓发皆白，而赏锡甚厚。右军孙智永禅师，自临八百本，散与人外，江南诸寺各留一本。永公住吴兴永欣寺，积

学书，后有秃笔头十瓮，每瓮皆数千。人来觅书，并请题额者如市。所居户限为穿穴，乃用铁叶裹之，谓为铁门限。后取笔头瘞之，号为退笔塚，自制铭志。（出《尚书故实》）常居永欣寺阁上临书，所退笔头，置之于大竹簏。簏受一石余，而五簏皆满。（出《法书要录》）

僧智果

隋永欣寺僧智果，会稽人也。炀帝甚善之。工书铭石，其为瘦健，造次难类。尝谓永师云：“和尚得右军肉，智果得骨。夫筋骨藏于肌肉，山水不厌高深。而此公稍乏清幽，伤于浅露。若吴人之战，轻进易退，勇力而非武，虚张夸耀，无乃小人儒乎。智果隶、行、草入能。（出《书断》）

卷第二百八

书三

唐太宗购兰亭序汉王元昌欧阳询欧阳通虞世南

褚遂良薛稷高正臣王绍宗郑广文李阳冰张旭

僧怀素

唐太宗

唐太宗贞观十四年，自真草书屏风，以示群臣。笔力遒劲，为一时之绝。尝谓朝臣曰：“书学小道，初非急务。时或留心，犹胜弃日。凡诸艺业，未有学而不得者也，病在心力懈怠，不能专精耳。”又云：“吾临古人之书，殊不学其形势，惟在骨力。及得骨力，而形势自生耳。”尝召三品已上，赐宴于玄武门。帝操笔作飞白书，众臣乘酒，就太宗手中相竞。散骑常侍刘洎，登御床引手，然后得之。其不得者，咸称洎登床，罪当死，请付法。太宗笑曰：“昔闻婕妤辞辇，今见常侍登床。”（出《尚书故实》）

购兰亭序

王羲之《兰亭序》。僧智永弟子辨才，尝于寝房伏梁上，凿为暗槛，以贮《兰亭》。保惜贵重于师在日。贞观中，太宗以听政之暇，锐志玩书。临羲之真草书帖，构募备尽，唯未得《兰亭》。寻讨此书，知在辨才之所。乃敕追师入内道场供养，恩赉优洽。数日后，因言次，乃问及《兰亭》，方便善诱，无所不至。辨才确称往日侍奉先师，实常获见，自师没后，荐经丧乱，坠失不知所在。既而不获，遂放归越中。后更推究，不离辨才之处。又敕追辨才入内，重问《兰亭》。如此者三度，竟靳固不出。上谓侍臣曰：“右军之书，朕所偏宝。就中逸少之迹，莫如《兰亭》。求见此书，劳于寤寐。此僧耆年，又无所用。若得一智略之士，设谋计取之必获。”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：“臣闻监察御史萧翼者，梁元帝之曾孙。今贯魏州莘县，负才艺，多权谋，可充此使，必当见获。”太宗遂召见，翼奏曰：“若作公使，义无得理。臣请私行诣彼，须得二王杂帖三数通。”太宗依给。翼遂改冠微服，至洛潭。随商人船，下至越州。又衣黄衫，极宽长潦倒，得山东书生之体。日暮入寺，巡廊以观壁画。遇辨才院，止于门前。辨才遥见翼，乃问曰：“何处檀越。”翼就前礼拜云：“弟子是北人，将少许蚕种来卖。历寺纵观，幸遇禅师。”寒温既毕，语议便合。因延入房内，即共围棋抚琴，投壶握槊，谈说文史，竟甚相得。乃曰：“白头如新，倾盖如旧。今后无形迹也。”便留夜宿，设缸面药酒果等。江东云缸面，犹河北称瓮头，谓初熟酒也。酣乐之后，请宾赋诗。辨才探得来字韵，其诗曰：“初酝一缸开，新知万里来。披云同落寞，步月共徘徊。夜久孤琴思，风长旅雁哀。非君有密术，谁照不燃灰。”萧翼探得招字韵，诗曰：“邂逅款良宵，殷勤荷胜招。弥天俄若旧，初地岂成遥。酒蚁倾还泛，心猿躁似调。谁怜失群翼，长苦业风飘。”妍蚩略同，彼此讽咏，恨相知之晚。通宵尽欢，明日乃去。辨才云：“檀越闲即更来。”翼乃载酒赴之。兴后作诗，如此者数四。诗酒为务，其俗混然。经旬朔，翼示师梁元帝自书《职贡图》，师嗟赏不已。因谈论翰墨，翼曰：“弟子先传二王楷书法，弟子自幼来耽玩，今亦数帖自随。”辨才欣然曰：“明日来，可把此看。”翼依期而往，出其书以示辨才。辨才熟详之曰：“是即是矣，然未佳善也。贫道有一真迹，颇是殊常。”翼曰：“何帖？”才曰：“《兰亭》。”翼笑曰：“数经乱离，真迹岂在，必是响榻伪作耳。”辨才曰：“禅师在日保惜，临亡之时，亲付于吾。付受有绪，那得参差。可明日来看。”及翼到，师自于屋梁上槛内出之。翼见讫。故驳瑕指额曰：“果是响榻书也。”纷竞不定。自示翼之后，更不复安于伏梁上。并萧翼二王诸帖，并借

留置于几案之间。辨才时年八十余，每日于窗下临学数遍，其老而笃好也如此。自是翼往还既数，童第等无复猜疑。后辨才出赴邑汜桥南严迁家斋，翼遂私来房前。谓童子曰：“翼遗却帛子在床上。”童子即为开门。翼遂于案上，取得《兰亭》及御府二王书帖，便赴永安驿。告驿长陵诉曰：“我是御史，奉敕来此。今有墨敕，可报汝都督知。”都督齐善行闻之，驰来拜谒。萧翼因宣示敕旨，具告所由。善行走使人召辨才，辨才仍在严迁家未还寺。遽见追乎，不知所以。又遣云，侍御须见。及师来见御史，乃是房中萧生也。萧翼报云：“奉敕遣来取《兰亭》，《兰亭》今已得矣，故唤师来别。”辨才闻语而便绝倒，良久始苏。翼便驰驿南（法书要录南作而）发，至都奏御，太宗大悦。以玄龄举得其人，赏锦珠千段；擢拜翼为员外郎，加五品，赐银瓶一、金缕瓶一、马脑碗一、并实以珠。内厩良马两匹，兼宝装鞍辔。宅庄各一区。太宗初怒老僧之秘吝，俄以其年耄，不忍加刑。数月后，仍赐物三千段，谷三千石，便敕越州支給。辨才不敢将入己用，乃造三层宝塔。塔甚精丽，至今犹存。老僧因惊悸患重，不能强饭，唯啜粥，岁余乃卒。帝命供奉榻书人赵模、韩道政、冯承素、诸葛真等四人，各榻数本，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。贞观二十三年，圣躬不豫，幸玉华宫含风殿。临崩，谓高宗曰：“吾欲从汝求一物，汝诚孝也，岂能违吾心耶，汝意何如？”高宗哽咽流涕，引耳而听受制命。太宗曰：“吾所欲得兰亭，可与我将去。”后随仙驾入玄宫矣。今赵模等所榻在者，一本尚直钱数万也。（出《法书要录》）

汉王元昌

唐汉王元昌，神尧之子，善行书。诸王仲季并有能名，韩王、曹王，亦其亚也。曹则妙于飞白，韩则工于草行。魏王、鲁王，亦韩王之伦也。（出《书断》）

欧阳询

唐欧阳询字信本，博览今古，官至银青光禄大夫率更令。书则八体尽能，笔力劲险。高丽爱其书，遣使请焉。神尧叹曰：“不意询之书名，远播夷狄。”真观十五年卒，年八十五。询飞白、隶、行、草入妙，大篆、章草入能。（出《书断》）

又

率更尝出行，见古碑索靖所书。驻马观之，良久而去。数步，复下马伫立。疲则布毯坐观，因宿其傍，三日而后去。今开通元宝钱，武德四年铸，其文乃欧阳率更书也。（出《国史异纂》）

欧阳通

唐欧阳通，询子。善书，瘦怯于父。常自矜能书，必以象牙犀角为笔管；狸毛为心；覆以秋兔毫；松烟为墨，未以麝香；纸必须坚薄白滑者乃书之，盖自重其书。薛纯陀亦效欧草，伤于肥钝，亦通之亚也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虞世南

虞世南字伯施，会稽人也，仕隋为秘书郎。炀帝知其才，嫉其鲠直，一为七品十余年。仕唐至秘书监。文皇曰：“世南一人，遂兼五绝。一曰博学，二曰德行，三曰书翰，四曰词藻，五曰忠直。有一于此，足谓名臣，而世南兼之。”行草之际，尤所偏工。本师于释智永，及其暮齿，加以遒逸。卒年八十九。伯施隶草行入妙。（出《书断》）

褚遂良

褚遂良，河南人。父亮，太常卿。遂良官至仆射，善书。少则伏膺虞监，长则师祖右军，真书甚得其媚趣。显庆中卒，年六十四。遂良隶行入妙，亦尝师受史陵。然史亦有古直，伤于疏瘦也。（出《书断》）

又

遂良问虞监曰：“某书何如永师？”曰：“吾闻彼一字直五万，官岂得若此者？”曰：“何如欧阳询。”虞曰：“闻询不择纸笔，皆能如志，官岂得若此？”褚曰：“既然，某何更留意于此。”虞曰：“若使手和笔调，遇合作者，亦深可贵尚。”褚喜而退。（出《国史异纂》）

薛稷

薛稷，河南人，官至太子少保。书学褚，尤尚绮丽媚好。肤肉得师之半矣，可谓河南公之高足。甚为时所珍尚，稷隶行入能。（出《书断》）

又

稷外祖魏征家，富图籍，多有虞褚旧迹。锐精模效，笔态遒丽。当时无及之者。又善画，博采古迹，埒于秘书。（出《谭宾录》）

高正臣

高正臣，广平人，官至卫尉卿。习右军之法，睿宗爱其书。张怀素之先，与高有旧，朝士就高乞书，或凭书之。高常为人书十五纸，张乃戏换其五纸，又令示高。再看不悟。客曰：“有人换公书。”高笑曰：“必是张公也。”乃详观之，得其三纸。客曰：“犹有在。”高又观之，竟不能辨。高尝许人书一屏障，逾时未获。其人乃出使淮南，临别，大怅惋。高曰：“正臣故人在申州，正与仆书一类，公可便往求之。”遂立申此意。陆柬之尝为高书告身，高常嫌之，不将入秩。后为鼠所伤，乃持示张公曰：“此鼠甚解正臣意。”风调不合，一至于此。正臣隶行草入能。（出《书断》）

王绍宗

王绍宗字承烈，官至秘书少监。祖述子敬钦羨柬之。其中小真书，体象尤异。其行书及章草，次于真。常与人书云：“鄙夫书翰无工者，特由水墨之积习。恒精心率意，虚神静思以取之。”每与吴中陆大夫论及此道，明朝必不觉已进。陆后与密访知之，嗟赏不少。”将余比虞七，以虞亦不临写故也，但心准目想而已。闻虞眠布被中，恒手画腹皮，与余正同也。”承烈隶行草入能。（出《书断》）

郑广文

郑虔任广文博士。学书而病无纸，知慈恩寺有柿叶数间屋，遂借僧房居止。日取红叶学书，岁久殆遍。后自写所制诗并画，同为一卷封进。玄宗御笔书其尾曰：“郑虔三绝。”（出《尚书故实》）

李阳冰

李阳冰善小篆，自言斯翁之后，且至小生，曹喜、蔡邕不足言。开元中，张怀瓘撰《书断》，阳冰、张旭并不载。绛州有篆字与古不同，颇为怪异。李阳冰见之，寝卧其下，数日不能去。验其书是唐初，不载书者名姓。碑有“碧落”二字，时人谓之碧落碑。（出《国史补》）

张旭

张旭草书得笔法，后传崔邈、颜真卿。旭言：“始吾闻公主与担夫争路，而得笔法之意；后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。“饮醉辄草书，挥笔大叫。以头搥水墨中而书之，天下呼为张颠。醒后自视，以为神异，不可复得。后辈言笔札者，虞、欧、褚、薛。或有异论，至长史无间言。（出《国史补》）

又

旭释褐为苏州常熟尉。上后旬日，有老父过状，判去。不数日复至。乃怒而责曰：“敢以闲事，屡扰公门。”老父曰：“某实非论事，覩少公笔迹奇妙，贵为篋笥之珍耳。”长史异之，因诘其何得爱书。答曰：“先父受书，兼有著述。”长史取视之，信天下工书者也。自是备得笔法之妙，冠于一时。（出《幽闲鼓吹》）

僧怀素

长沙僧怀素好草书，自言得草圣三昧。弃笔堆积，埋于山下，号曰“笔塚”。（出《国史补》）

卷第二百九

书四杂编

程邈已下 邯鄲淳已下 姜诩已下 王羲之 王愷 潞

州 卢桓 玄褚遂良

兰亭真迹 王方庆 二王真迹 八体 李都 东都乞儿

卢弘宣 岭南兔

程邈已下

秦狱史程邈善大篆，得罪始皇，囚于云阳狱。增减大篆篆体，去其繁复。始皇善之，出为御史。名书曰“隶书”。扶风曹喜，后汉人，不知其官。善篆隶，小异李斯，见师一时。陈留蔡邕，后汉人，左中郎将。善篆，采喜之法。真定直父碑文，犹传于世，篆者师焉。杜陵陈遵，后汉人，不知官。善篆隶，每书，一坐皆惊。时人谓为“陈惊坐”。上谷王次仲，后汉人，作八分楷法。师宜官，后汉，不知何许人。宜官为大字方一丈，小字方寸千言。耿球碑是宜官书。甚自矜重。或空至酒家，先书其壁，观者云集，酒因大售。至饮足，削书而退。安定梁鹄，后汉人，官至选部尚书。乃师宜官法。魏武重之，常以书悬帐中。宫殿题署，多是鹄手也。（出王僧虔《名书录》）

邯鄲淳已下

陈留邯鄲淳为魏临淄侯文学。得次仲法，（法字原缺，据《法书要录》补）名在鹄后，毛弘，鹄弟子。秘书八分，皆传弘法。又有左子邑，与淳小异，亦有名。京兆杜度为魏齐相，始有草名。安平崔瑗，后汉济北相，亦善草书。平符坚，得摹崔瑗书，王子敬去，极似张伯英。瑗子湜官至尚书，亦能草。弘农张芝高尚不仕，善草书，精劲绝伦。家之衣帛，必先书而后练。临池学书，池水尽墨。每书云，“匆匆不暇草”。时人谓为“草圣”。芝弟昶，汉黄门侍郎，亦能草。今世人所云芝书者，多是昶也。（出王僧虔《名书录》）

姜诩已下

姜诩、梁宣、田彦和及司徒韦诞，皆伯英弟子，并善草。诞最优，魏宫馆宝器，皆是诞书。魏明帝起凌云台，误先钉榜，而未之题。以笼盛诞，辘轳引上书之，去地二十五丈。诞甚危惧，乃戒子孙，绝此楷法。子少季亦有能称。罗晖、赵恭不详何许人，与伯英同时，见称西州。而矜许自与，众颇惑之。伯英与朱宽书自叙云：“上比崔、杜不足，下方罗、赵有余。”河间张起亦善草书，不及崔张。刘德升善为行书，不详何许人。颍川钟繇，魏太尉。同郡胡昭、公车徵，二家俱学于德升。而胡书肥，钟书瘦。有三体，一曰铭石之书，最妙者也；二曰章程书；三曰狎书。相闻者也。繇子会，镇西将军。绝能学人书，改易邓艾上章，事莫有知者。河东魏颢，魏尚书仆射。善草及古文，略尽其妙，草体微瘦，而笔迹精熟。颢子瓘为晋太保，采芝法，以颢法参之。更为草藁，藁是相闻书也。瓘子恒亦善书，博识古文字。熈焯索靖，张芝姊子孙，晋征西司马，亦善草。陈国何元公亦善草书。吴人皇象能草，世称沉著痛快。荥阳陈（陈原作姊，据《法书要录》改）畅，晋秘书令史，善八分。（出《名书录》）

王羲之

王羲之《告誓文》，今之所传即其藁本。不具年月日朔。其真本维永和十年三月癸卯九月辛亥，（刘禹锡嘉话录癸卯九月辛亥作癸卯朔九日辛亥，此有脱误）而书亦真。开元初，润州江宁县瓦棺寺修讲堂，匠人于鸱吻内竹筒中得之，与一沙门。至八年，县丞李延业求得。上岐王，王以献上。留内不出。或云，其后却借岐王。十二年，王家失火，图书悉为灰烬，

此书已见焚矣。（出《国史异纂》）

王慄

王慄，羲之之叔也，善书画。尝谓右军曰：“吾诸事不足道，唯书画可法。”晋明帝师其画，王右军学其书。（出《尚书故实》）

潞州卢

东都顷年创造防秋馆，穿掘多蔡邕鸿都学所书石经，后洛中人家往往有之。王羲之《借船帖》，书之尤工者也。故山北卢匡，宝惜有年。卢公致书借之，不得。云：“只可就看，未尝借人也。”卢除潞州，旌节在途，才数程，忽有人将书帖就卢求售。阅之，乃《借船帖》也。惊异问之，云：“卢家郎君要钱，遣卖耳。”卢叹异移时，不问其价，还之。后不知落于何人。京师书佞孙盈者，名甚著。盈父曰仲容，亦鉴书画，精于品目。豪家所宝，多经其手，真伪无所逃焉。公《借船帖》，是孙盈所蓄，人以厚价求之，不果。卢公时其急切，减而赈之，日久满百千，方得。卢公韩太仲外孙也，故书画之尤者，多阅而识焉。（出《尚书故实》）

桓玄

晋书中有饮食名“寒具”者，亦无注解处。后于《齐民要术》并《食经》中检得，是今所谓“糈饼”。桓玄尝盛陈法书名画，请客观之。客有食寒具，不濯手而执书画，因有污，玄不怪。自是会客不设寒具。（出《尚书故实》）

褚遂良

贞观十年，太宗谓魏征曰：“世南没后，无人可与论书。”征曰：“褚遂良后来书流，甚有法则。”于是召见。太宗尝以金帛购王羲之之书迹，天下争赍古书，诣阙以献，时莫能辨其真伪。遂良备论所出，咸为证据，一无舛误。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，太宗为真草书屏风，以示群臣。笔力遒利，为一时之绝。购求得人间真行，凡二百九十纸，装为七十卷，草书二十纸，装为八十卷。每听政之暇，时阅之。尝谓朝臣曰：“书学小道，初非急务。时或留心，亦胜弃日。凡诸艺，未尝有学而不得者也。病在心力懈怠，不能专精耳。今人学古人之书，殊不学其形势，唯在求其骨力。得其形势，笔力自生。”（出《谭宾录》）

兰亭真迹

太宗酷学书法。有大王真迹三千六百纸，率以一丈二尺为一轴。宝惜者独《兰亭》为最，置于座侧，朝夕观览。尝一日，附耳语高宗曰：“吾千秋万岁后，与吾《兰亭》将去也。”及奉讳之日，用玉匣贮之，藏于昭陵。（出《尚书故实》）

王方庆

龙朔二年四月，高宗自书与辽东诸将。许敬宗曰：“陛下书法之妙，臣谓锺王不过是矣。”上谓凤阁侍郎王方庆曰：“卿家合有书法。”方庆奏曰：“臣十代再从伯祖羲之，先有四十余纸。贞观十二年，先臣进讷。有一卷，臣近已进讷。臣十一代祖导，十代祖（导十代祖四字原缺，据《法书要录》补）洽，九代祖询，八代祖昙首，七代祖僧绰，六代祖仲宝，五代祖騫，高祖规，曾祖褒，并九代三从伯祖晋中书令献之。以下二十八人书，共十卷，见在。”上御武成殿召群臣，取而观之。仍令凤阁舍人崔融作序，自为宝章集，以赐方庆，朝野荣之。（出《谭宾录》）

二王真迹

开元十六年五月，内出二王真迹及张芝、张昶等书，总一百六十卷，付集贤院。令集贤拓两本进，赐诸王。其书皆是贞观中，太宗令魏征、虞世南、褚遂良等定其真伪。右军之迹，凡得真行二百九十纸，装为七十卷；草书二千纸，装为（按上自右军之迹至装为共二十五字，原缺，据《法书要录》补）八十卷。小王张芝等迹，各随多少勒帙。以“贞观”字为印，印缝及卷之首尾。其草迹，又令褚遂良真书小字，贴纸影之。其中古本，亦有是梁隋官本者。梁则满骞、徐僧权、沈焯文、朱异，隋则江总、姚察等署记。太宗又令魏褚等，卷下更署名以记之。其《兰亭》本，相传云在昭陵玄宫中。《乐毅论》，长安中太平公主奏借出外拓写，

因此遂失所在。五年，陆元悌、魏哲、刘怀信等检校换褱。每卷分为两卷，总见在有八十卷，余并失坠。元悌又割去前代记署，以己之名氏代焉。玄宗自书“开元”二字，为印记之。右军凡一百三十卷，小王二十八卷，张芝、张昶各一卷。右军真行书，惟《黄庭》、《告誓》等卷存焉。又得滑州人家所藏右军《扇上真尚书宣示》，及小王行书《白骑遂》等二卷。其书有“贞观年”旧褱织成字。（出《谭宾录》）

八体

张怀瓘《书断》曰：“篆、籀、八分、隶书、章草、草书、飞白、行书，通谓之八体，而右军皆在神品。右军尝醉书数字，点画类龙爪，后遂有龙爪书。如科斗、玉箸、偃波之类，诸家共二十五般。（出《尚书故实》）”

李都

李都荆南从事时，朝官亲熟。自京寓书，踪甚恶。李寄诗戏曰：“草绳千里到荆门，章草纵横任意论。应笑钟张虚用力，却教羲、献枉劳魂。惟堪爱惜为珍宝，不敢留传误子孙。深荷故人相厚处，天行时气许教吞。”（出《抒情诗》）

东都乞儿

大历中，东都天津桥有乞儿，无两手，以右足夹笔，写经乞钱。欲书时，先用掷笔高尺余，以足接之，未尝失落。书迹官楷书不如也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卢弘宣

李德裕作相日，人献书帖。德裕得之执玩，颇爱其书。卢弘宣时为度支郎中，有善书名。召至，出所获者书帖，令观之。弘宣持帖，久之不对。德裕曰：“何如。”弘宣有恐悚状曰：“是某顷年所临小王帖。”太尉弥重之。（出《卢氏杂说》）

岭南兔

岭南兔，尝有郡牧得其皮。使工人削笔，醉失之。大惧。因剪己须为笔，甚善。更使为之，工者辞焉。诘其由，因实对。遂下令，使一户输人须。或不能致，辄责其直。（出《岭南异物志》）